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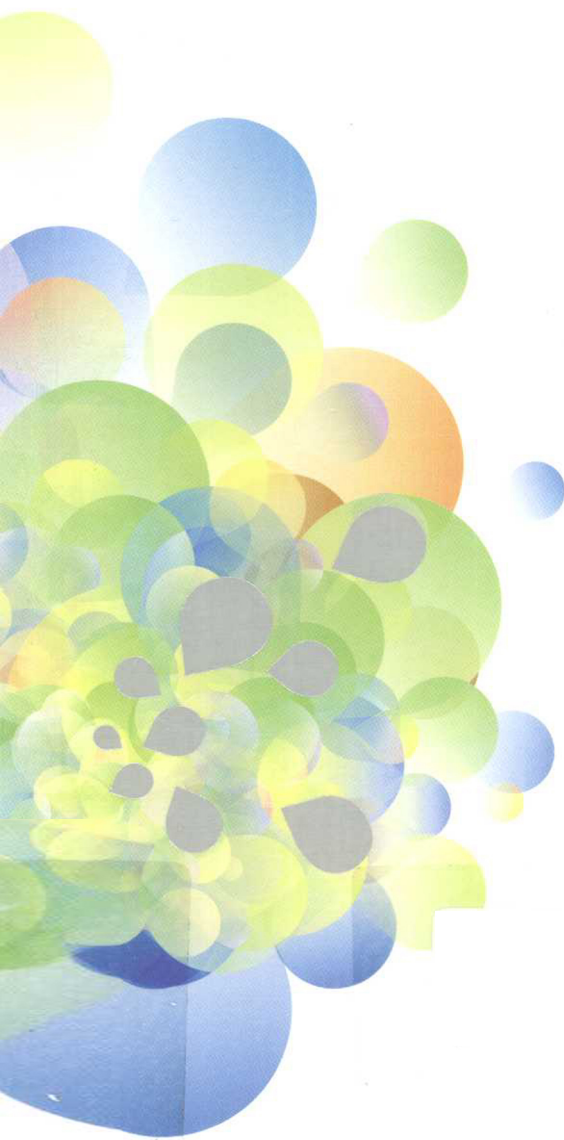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学鲁军新锐文丛

王秀梅卷

去槐花洲

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文学鲁军新锐文丛

王秀梅卷

去槐花洲

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去槐花洲: 王秀梅卷 / 王秀梅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2.11

(文学鲁军新锐文丛 / 山东省作家协会编)

ISBN 978-7-5329-3980-0

I . ①去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中国文学 - 当代文学 - 作品综合集 IV . ①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51988 号

去槐花洲

王秀梅卷

山东省作家协会 编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press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 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 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
开 本 68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 17 插页 / 2
字 数 248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3980-0
定 价 29.50 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“文学鲁军新锐文丛” 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刘为民

副主任：张 炜 杨学锋

委 员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：

王兆山	王耕夫	刘 强	刘海栖	许 晨
李 军	李广鼎	李掖平	苗长水	杨文学
杨发运	张丽娜	陈文东	武学海	罗寿宪
房义经	赵德发	谭好哲	葛长伟	

总 序

孙守刚

文学事业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各种艺术创作和发展的重要基础，担负着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光荣使命。山东作为文化大省，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学根脉，齐风鲁韵影响深远，众多文学大家名作构成了齐鲁文化的壮丽画卷，为山东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厚的滋养。在近现代文学史上，山东作家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，山东文学在中国文坛居有重要地位。特别是新时期以来，山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发展文学事业，把繁荣文学创作作为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任务，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推进。山东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，推出了一大批优秀文学作品，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、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

山东作家队伍人才济济，新人佳作层出不穷，一批作品荣获全国重要文学奖项，在全国产生重要影响，引起广泛关注，“文学鲁军”成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。为发现文学新人、扶持青年作家，山东省作家协会于2001年组织编选出版了《文学鲁军新锐文丛》第一辑，整体展示了10位山东青年作家的创作成就，有力促进了青年作家队伍的成长壮大。近年来，山东一批又一批文学新人脱颖而出，一批中青年作家崭露头角，以勤奋的创造性劳动和出色的创作成果，为文学事业发展注入了勃勃生机，山东作家群展现出薪火相传的兴旺景象和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。

为集中展示山东青年作家的新气象和新阵容，促进山东文学事业繁荣发展，省作家协会组织了《文学鲁军新锐文丛》第二辑的编辑出版，在面向全省征集的基础上，遴选了10位青年作家的精品力作。他们都是近年我省最为活跃的文学新人的优秀代表，是山东创作队伍的生力军，他们的作品代表了山东青年作家的创作水准，为山东文学事业增添了青春力量。

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一切优秀的文化创造，一切传世的精品力作，都是时代的产物。我国正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阶段，山东正处在由大到强战略性转变的关键时期，我省文艺事业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。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，省委九届十三次全体会议对加快建设文化强省作出新的部署，这为我省文学发展创造了更加有利的环境，为作家施展才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。真诚希望青年作家们继承发扬齐鲁文学的优良传统，以繁荣文学创作为己任，始终坚持正确方向，坚持以人为本，坚持锐意创新，坚持德艺双馨，自觉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，积极投身到讴歌时代和人民的文学创作活动之中，以充沛的激情、生动的笔触、优美的旋律、感人的形象，创作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优秀文学作品。牢固树立精品意识，发扬十年磨一剑的精神，甘于寂寞，心无旁骛，潜心创作，精益求精，不断挖掘作品的深刻主题，不断丰富作品的表现形式，不断提升作品的艺术境界，努力打造叫得响、传得开、留得住，富有齐鲁风格、山东气派的精品力作。

人才辈出是文学繁荣的基本条件和重要标志。近年来，省作协充分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，积极履行“联络、协调、服务”职能，创新文学人才选拔、培养、激励和服务机制，以培养文学新人为重点，切实加强文学人才队伍

建设，为文学新人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环境条件。希望省作家协会认真总结经验，把“文丛”编选工作制度化、常态化，作为培养推介文学新人的重要措施，充分发挥丛书的影响力和带动力，努力打造成一個响亮的文化品牌，让一批批“鲁军新锐”从这里出发，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，再创“文学鲁军”新辉煌。

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在加快建设经济文化强省、谱写山东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的伟大进程中，山东文学的百花园一定会更加枝繁叶茂、硕果累累，山东文学事业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目 录

捕风的人	001
快餐剧	014
后来	045
坦克	075
去槐花洲	113
躺椅	123
黑森林	149
李不易	178
高山流水	212
彼岸的舞台	228
后 记	255
附录一	259
附录二	260

捕风的人

年月已久，它们在与山风和动物的耳鬓厮磨中渐渐老去。

——王秀梅《大雪》

我就是那个捕风的人。

听到捕风这个词，你可能会认为我是在说梦话，或者我是一个耽于幻想的人——实际上我不是。算上这个月，我在塔山当林管员已有二十年零三个月，每年都是林业局先进个人。这说明，我是一个老实本分、兢兢业业的人。我每天日出即起，日落而眠，整天与树木和鸟兽打交道，生活规律，清心寡欲。尘世中的喧扰，我早已不为所动，更别提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了。

我坐在石屋前的空地上编竹笼。我的石屋在半山间一个山坳里，背北朝南，正午的时候，阳光把它照得金光闪闪。风在屋前屋后吹，穿过那些竹林、松树、银杏、白杨、曲柳……在大大小小的树隙间，发出或温和或尖锐的哨音。我喜欢倾听风声。每天那些树木、小草、野花、石头、泥土，都在风的吹拂下，发出不同的声音，我都能一一辨听个八九不离十……

这种本领，并不是你在塔山当几十年林管员，就一定能练就出来的。我并不是说自己多么有禀赋……我只是想说，现在我是一个捕风的人，我手里编着的竹笼，就是为了捕捉一种名叫风声兽的东西——它具体是什么模样，我还真没亲眼领教过——对这件没影的事情，我妻子一直持存疑的态度。几天来，她总是翻来覆去看那张报纸（上面有关于风声兽的新闻），

已经不下几十遍，越看越觉得那是一则假新闻，或者是什么人在百无聊赖时炮制的一个恶作剧。只是她不明白，恶作剧为什么会被当成新闻登在报纸上。

其实我已多年不下山了，山下的城市较之二十年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，人们在如何生活，说真的，我并不十分了解。二十多年前，我从一所林业大学毕业时，作为一个年轻人，曾经跟城市关系融洽；但后来，说不清怎么回事，我逐渐对它失去了热情。那时候我是一名林业局科技员，这是一份让人羡慕的、清闲的工作。我的意思并不是说，我后悔自己当初主动要求当一名林管员，相反，二十年来，我已习惯了与世无争的生活。尤其是最近几年，我发现城市越来越繁华，也越来越让人眼花缭乱，车辆像山上的树木那么多，每次下山，我都在马路上张皇失措。我还遇到很多让人不快的事情，比如在公交车上丢了钱包，比如在街上遇到低价转卖黄金首饰的骗子……那次我是多么热情高涨，想买下那枚金光闪闪的指环，套在我妻子粗糙皴裂的手指上……

那次，我受到妻子的痛斥。她用到了善良、幼稚、傻瓜、白痴、愚蠢等等或者中性或者贬义的词语，直到把我骂得羞愧难当、泪水涟涟。但过后，她还是戴上了那枚假黄金指环，表示对我的原谅和安慰。此刻，她戴着指环的手里拿着那张报纸——因为翻来覆去地看，报纸已经不那么挺括，软塌塌地像一块布。她抖搂着它，说，看这纸的质量，显然不是什么正规报纸！

报纸还分正规和不正规吗？我感到这不是个问题，即便它只是一份街头娱乐小报，也不能抹杀它是一份报纸的事实。不能抹杀这个事实，登在它上面的新闻就是可信的。我认为这是个简单的、完全成立的逻辑。我妻子靠在门框上，再次朗读那则新闻，口气里带着嘲讽意味，仿佛能带来批判的效果和揭露的作用：

传说风声兽生于南海，是一种形如狐狸的动物，周生长满绚烂的斑纹。因为速度奇快，人们又称之为风精。人们很难目睹它的真容，往往只看到一个影子随风闪过，魂魄即被掠走。凡被掠走魂魄的人，会变得伶牙俐齿、风趣幽默，较易博得别人的喜欢；却蔑视道德、情感冷漠，对身边的人极具伤害性。

多么滑稽！我妻子停顿下来，加了一句评论——这句评论她使用过无数次的——又接着读下去：

这种动物最后一次出现，是在距今八百多年前的宋代，不知为何此次重又气宇轩昂地入侵城市。据风类观察家判断，此兽平时隐没于城市周边的山峦之间，所到之处发出风掠树木的哨音。据悉，仅亚洲一地，受到风精俘获的灵魂就不下八十万人，他们中大多是天秤座的男子。此兽目前已入侵本市，数目不详，已有十余名男子被俘走魂魄。本市风类专家私下议论，此兽可能隐于塔山之中。

.....

每当我妻子读到这里，都要抬起头来看看周围，或者干脆走远一些，四下张望，手里提着报纸。报纸在风里发出细小的呻吟。我妻子张望的动作总是很夸张，仿佛在无所畏惧地示威——几天以来，她的示威都没招致什么危险，风很正常地刮过树木，发出那些我耳熟能详的哨音——然后她走回屋里，把报纸扔到桌子上，出来看我编织竹笼，不时挑挑毛病：

太大了吧？不是说那东西跟狐狸差不多吗？

网眼太小了吧？它又不是蜘蛛！

是不是要准备一块黑布，蒙在笼子外面？可不要让那东西看见你。

.....

我妻子环抱双臂，口气不乏揶揄，但她的举动却又是相反的。她走回屋里，打开柜门，把头埋进去东挑西拣，扯出一件黑呢子大衣，端量半天，狠狠心拿起剪刀开始裁剪，然后坐到缝纫机前，两脚踩起踏板。她给竹笼做了一件黑色呢子外罩，抖搂着，说，这下你就安全一些了。

但是，我妻子又问我，但是，你准备怎么把那个像风一样的东西捉到笼子里去呢？

说真的，对此我也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，那毕竟是个像风一样来去无踪的东西。说起来，捕捉它，实质上就是在捕捉风。可能正因为如此，我才下意识地吧竹笼编织得如此细密。

竹笼编好的那天，我把它背在后背上，站在门口。风吹进那些细密的

网眼，在竹笼里回旋、打转，发出悦耳如泉水一样的嚤訇。我妻子尽管对这件事情百般揶揄，还是给我准备了一下：她让我穿上一双耐克运动鞋（专程下山去商场里买的），以便让我在追赶风精的时候，不至于被劣质鞋子影响了速度。她还买了一个玉貔貅，说要给我镇邪。我不知道那玉貔貅是真货还是假货，因为我分辨不出玉和玻璃的区别——现在假货太多了——但还是乖乖让她用红线拴了，套在脖子上。最好笑的是她给我准备的衣服，是一件黑红相间的紧身衣，但腋下又非常宽大，状如蝙蝠。我想，她是希望我在追赶风精的时候，情急之下，展开胳膊就能凌空飞翔。

我穿戴着这身装备，腰里别着刀，左肩挎着绳子（一端挽了活套），右肩背着登山包（里面放着我妻子做的烙饼），后面背着竹笼，走进风声鹤唳的塔山深处。我日出时分出发，沿着山坳往东，走了半个时辰，攀上前面一道山梁，继续往东。夕阳落山以后，我走到塔山东山麓，站在一个小峰顶上眺望城市。夜晚的城市像一只装满萤火虫的竹笼。风从山里出发，掠过树木和我的双耳，掠过城市上空，吹着高高的楼顶，发出有水泥质感的坚硬的哨音。几只夜鸟飞过，翅翼扇起浅梦一样的轻吟……我久久地立在峰顶，闭上双眼，张开耳朵，仔细辨听着那些刷刷而过吹往城市的风声，以期捕捉到不同寻常之音。夜晚过去，东方天际露出太阳稀薄的晨光，城市的街道车水马龙……我在阳光下重新走回塔山深处，在夕阳落山以后回到石屋。天亮了，日出时分，我沿着山坳往西，攀上山梁，继续往西……第五天，日出时分，我沿着山坳往南，攀上山梁，继续往南……

日复一日，我妻子给我买的耐克运动鞋磨破了底，小石块磨破了袜子，进而磨破了我的脚。她意识到这昂贵的支出打了水漂儿，从此给我买最便宜的胶鞋，到城市最低档的批发市场。她游说我，企图让我相信，那张放在桌子上的报纸有多么不靠谱：瞧瞧，报纸上说 X 和 Y 分手了，根本就是造谣！她拿着另外一份刚从山下带回的新报纸，把 X 和 Y 亲密无间的合影指给我看。

我只好沉默不语。我只能沉默不语。捕不到风精，我就无法证明它的存在，但我很坚定地相信它是存在的。它无影无踪，只在暗处较量我的忍耐力。

后来我妻子不再给我准备烙饼。我妻子会烙各种各样的饼：葱花饼、发面饼、椒盐饼、鸡蛋饼……这些日子，她变着花样给我做烙饼，也实在

是应该厌倦了。不过，没有烙饼，我也不必担心会挨饿，山里有的是野果，还有山泉水。

有一天黄昏时分，我正在山坡上走着，忽觉身后传来一阵有些特别的风声，我转头看去——因为光线昏暗——只看到有团物体从一棵大樟树的方向滑翔而来。我从左肩上拿下绳子，把系了活扣的一端朝它甩过去——还是因为光线昏暗——只打着了它的皮毛。粗粝的绳子和光滑的皮毛之间，发出类似丝绸摩擦石头的声音。这团物体受到惊吓，有些失衡，低低地吱了一声，一头撞向我后背的竹笼。我在甩出绳子的同时，已经伸出左手把竹笼的侧门打开。这样，它恰巧从侧门里撞了进去。

——但是，只是一瞬间的事情，我的竹笼就空了。那东西轻而易举撞破竹笼，风一样滑翔而去。

那个夜里，就着月光，我在附近逡巡不停，却一无所获。

第二天黄昏时分我回到石屋。因为兴奋和沮丧，我不知从何说起，只是拿着那张越来越软的报纸来看去看。我妻子看一眼我脚下，很幽怨地叹息一声，就开始准备起针线。作为一个林管员，我的工资只够维持温饱，具体每月多少，我并不掌握。我妻子是个精打细算的女人，这一点我完全放心。但很显然，自从我成为一个捕风的人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正在日渐恶化。我妻子去最低档的批发市场，给我买最便宜的胶鞋，也终究抵不过惊人的损耗——差不多我第一天日出时分离家，到第二天日落以后回家，这两天时间里就要穿破一双胶鞋。我妻子不得不把自己变成一个缝补工。她买了粗壮的麻线，缝补我鞋上张开的各式各样的口子。

在给我缝补鞋子的空当，我妻子发现了那只异样的竹笼，她的耐心很有限，一下子就气愤起来，说，竹笼也搞破了！你可真是败家！

这个时候，我已经克服了兴奋和沮丧交织的复杂情绪，尽量使用平静的语调，向我妻子讲述昨天黄昏时分的经历。说真的，我并不指望她会无条件地相信，那团滑翔在空中的东西就是报纸上所说的风声兽——事实上也的确这样，我妻子嘴角扁了扁，说，不就是竹笼破了吗，用得着编个故事来蒙我？屋后有的是竹子，再编一个不就完了？

我承认我妻子说得对，屋后的竹林正在风的吹拂下，如海浪一样荡漾不止。我磨了磨砍刀，把它磨得锋利无比，然后提着它来到屋后，挑选了几根圆滑的竹子，砍下来，劈开，浸泡在竹林后面的小溪里，用石块压住。

第二天，我把泡软的竹竿削成篾条，坐在屋子前面的空地上编竹笼。风依次掠过屋前屋后的竹林、松树、银杏、白杨、曲柳，还有低矮的灌木，发出高高低低的吟唱。

以后，我妻子经常环抱双臂，靠在门框上看我编竹笼。她面色忧郁——她不知不觉成为一个忧郁的人——说，捕风的人，我看你做一个竹匠比较合适，你编的竹笼越来越好看了。如果拿到山下去卖，说不定能卖个好价钱。然后，用卖竹笼的钱给你买胶鞋。我看这办法不错。

也许的确是这样，我妻子说得对。我编竹笼的手艺越来越娴熟——这是因为编了太多竹笼的缘故。但并不是说，我遇到过很多滑翔在空中的动物——事实上，我再没有过那晚的经历——那些竹笼都是在我行进途中，因为遭受雨雪风霜，还有树枝的抽打和刮擦，而日渐破损的。就像我脚下一只一只张开口子的胶鞋，并不是在追赶风精时跑破的。

捕风的人！我妻子现在已经不再称呼我的真实姓名，只要我回到家，她就用这个称呼迎接我。渐渐地，我似乎也忘掉了自己的真实姓名。不过，说真的，我并不反感这个名字。时常在空旷的山野里，我会有一些莫名孤寂的时刻，这时我就站在山脊上，或者峰顶上；有时是清晨，有时是黄昏；我向着朝阳，或者夕阳，把两手拢在嘴边，闭上眼睛大声呼喊——

捕风的人！捕——风——的——人！

风把我的呼喊传到四面八方，在山谷间回荡。有一天我听到我的呼喊跟太平庵的晨钟撞到一起，发出金属的回音。在那个万籁俱寂的清晨，我的心灵突然有种莫名的虔敬，我没有走上回家的路，而是爬上山坡，翻过山梁，来到塔山的北山麓。我不太喜欢往北山的方向来，因为山下的世界日新月异，城市已经扩展到山脚下，一个大型娱乐场在很短的时间里，占据了北山脚下的大片空地。

我来到北麓半山间的太平庵，买了一炷香。庵内清清静静，晨起的道长拿着扫帚，正在哗哗地扫着院子里的树叶——又是秋天了，我不知道我成为一个捕风的人，已经有几个年头了。

合成道长是庵里的住持，他知道我是林管员，但不知道我已经成为一个捕风的人。我告诉他，我背着竹笼，是因为要捕捉一个像风一样的东西，但是几年过去了，我的竹笼依然空空如也。我甚至开始同意我妻子的判断：那东西真的存在吗？

那天清晨，合成道长带我去看立在庵里的石碑，他闭着眼让我念碑文。我不知道他是何用意，但还是照他说的，把碑文念了一遍：

太平庵始建年代不详，众说纷纭。经考证，庵里有刻石记载“重修庵堂，补塑圣像……大元至元三十年（即公元1293年）”。也就是说，早在公元1293年以前就建有此庵，距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……太平庵是一座全真教庵堂。全真教是由金代道士王重阳于1167年始创于昆嵛山。昆嵛山位于距此30公里的车平境内……

我念完碑文，以为合成道长睡着了——他白眉飘飘，眼皮合下，如一尊石像站立院中。我陪着他站立片刻，正打算离开，合成道长忽然向我娓娓道来一个故事，我对其中的一段感到甚为惊讶：

……历史上有许多道德之士，都试图捕杀那惊人魂魄之物，但由于没见过它的真实面目，主要是追不上风的地步，所以始终未能如愿。后来，宋代的大儒朱熹，用了一张坚韧的密网将它捕获。但是，无论刀砍斧劈，还是铁杵砸头，怪物只要吸入几口风，就能于奄奄一息中活转过来。最后，朱熹遍访奇人隐士，得知菖蒲可以将它制服，就命人把菖蒲塞进怪物喉咙口。怪物被一把菖蒲塞住，无法吸风，才终于死去。

……

几年来，由于成为一个捕风的人，我备受世人误解。尤其是，我妻子去林业局给我领先进个人荣誉证书时，没忍住心中巨大的委屈，把我的事情全盘托出，以至于林业局工会主席带着干事，提着两桶花生油，气喘吁吁地爬上塔山来慰问我。他们犹豫再三，没说出心底的疑虑，但我从他们上下打量我的眼神里已经看出，他们对我的精神状况颇为担心。后来，工会主席代表局里征求我的意见，是下山回局里传达室工作（我的年龄也差不多适合此项工作了），还是继续留在山里。我坚定不移地选择了后者。后来，陆续有局里的同事，在周末带着孩子到塔山游乐场玩，顺便上山来

找我叙旧。我知道，叙旧只是借口，真实情况是，他们都想看看，我如今是一个怎样的捕风的人。

在这个晴朗的秋天，我认识到，我即将成为一个真正的捕风的人。合成道长让我念的那段碑文，跟报纸上的新闻不谋而合。报纸上说，怪物最后出现，是在距今八百多年前的宋代，而合成道长讲述的那个故事，据说正是从金代道士王重阳那里口口相传而来的。王重阳正是在八百多年前始创全真教于昆崙山。

我要继续做一个捕风的人。我背好竹笼离开的时候，合成道长真的睡着了。他给我讲那个故事的时候，就已进入半睡状态，此刻站在风里，拄着扫帚，像石像一样岿然不动，只有道袍随风轻摆。

以后，我就在寻找风精的路上，同时寻找合成道长故事里提到的菖蒲。几天以后我发现，在浩瀚的塔山中并非遍地菖蒲，那种传说中的植物已经有了绝迹的意思。进而我分析道，也许，正是由于植物的生存环境受到越来越大的破坏，才导致菖蒲这样的植物日渐稀少。这样的植物日渐稀少，才导致风声兽有恃无恐，重新入侵城市。我忧心忡忡，终于在很多天后，于一片湿地边缘，发现几颗红色的菖蒲浆果，在越来越冷的秋风里抖瑟。

我的妻子环抱双臂，靠在门框上，忧郁地看我在家里建了一个苗圃——作为昔日的林业局科技员，虽然时过境迁，秋播这个手艺我还是没问题的。我把苗圃建在家里朝阳的窗户下面，墙上挂着温度计和湿度计；红色的菖蒲浆果经过清洗，已经安静地睡在土壤里。我妻子看我忙完这些事情，终于不无担心地问我，你不会把我们的床搬到外面去吧？

不会的。我宽慰我妻子，同时请求她帮忙，我不在家的時候，请她照看苗圃，主要是保持好室内温度（20℃左右）和土壤湿度。冬天到了，我生起火炉，屋子里温暖如春。

第二年早春，那些红色浆果没有辜负我妻子的辛勤劳动，陆续从土里钻出嫩绿的小芽。我妻子看到那些小东西，忧郁的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。我把那些小嫩芽分离培养，春天真正到来的时候，嫩芽长成健壮的小苗，我又把它们移栽到竹林后的小溪旁。

两年后，我终于在塔山上种植出大面积的菖蒲。春天里，菖蒲绿油油遍布屋后的小溪两岸。我把它割下来，抱到屋前空地上，开始编织菖蒲笼。

我的手遍布伤痕，都是几年来编织笼子，被竹条割破，然后结痂所致。

如今，菖蒲叶子边缘上的小锯齿已不足以划破我粗糙的手。我用这粗糙的手，编出了世界上最为细密和坚固的笼子——这笼子没有哪怕一个针鼻大的网眼，绝对密不透风，而且刀砍不透，坚韧无比。我试过把塔山上很多凶猛无比的小动物关进去，它们无一能够逃脱。

当然，我的成功是建立在无数次试验的基础上——如今石屋里里外外挂满了这种菖蒲笼，尤其是外墙，四面都绿油油的。风吹过来，它们如一个个大铃铛，又如一个个绿灯笼似的轻轻摇曳，而且香气阵阵。我妻子曾经说过，要把我原来那些竹笼拿到山下去卖，她认为说不定能卖上好价钱。对于竹笼我可不敢夸什么海口——从老辈起，无论城市和乡村从来不乏卖竹器的——但对于这种用菖蒲编织的笼子，我敢说绝对能卖上好价钱。可是不知为何，我妻子反而没再生出“卖上好价钱”这样的念头，我猜她是被如今我们这个像童话一样的石屋子迷住了。

以后我就背着菖蒲笼，从山坳里出发，往东走，往西走，往南走，往北走。菖蒲笼散发出的香气，吸引了很多蝴蝶和蜜蜂，它们一路围绕着我，在我身前身后越聚越多。我站在山冈上，身边飞满蝴蝶和蜜蜂，朝着远方大声呼喊——

捕风的人！捕——风——的——人！

山谷里回荡着我的呼喊。但是，我的声音在山谷里激起的回响越来越弱，因为我的气息越来越没那么强壮。渐渐的，我在爬山的过程中，出现气喘吁吁的迹象。围绕在我身边的蝴蝶和蜜蜂一茬茬老去。

最值得怜惜的人，是我那日渐忧郁和憔悴的妻子。由于日日站在屋前空地上眺望我是否归来，她被风吹出严重的关节炎，天冷的时候，很多关节就隐隐作痛；她患了哮喘，喉咙里时常发出喘憋的轰鸣；她还患上迎风流泪的眼疾，如今视力模糊，接近失明；最严重的是，由于担心我被山里的野兽所伤，甚至被那摸不清真假的风精掠去魂魄，她日日忧心忡忡，心脏已不堪重负，濒临衰竭。

我不得不忍着巨大的悲痛，把我妻子送到山下的医院里去。我妻子头发已经斑驳，脸上生长了皱纹。她伸出爬满褐色老年斑的手，手指上戴着那枚假黄金指环，摸索着拉住我的手，说，还是送我回去吧。

我知道，我妻子对那白色的世界及其中嘈杂的人声感到不适。这样，我把妻子重新带回山上，让她躺到床上。我搬了一个小马扎，守在床边。